

敵兵陣中日記

夏衍 · 田漢

27



敵兵陣中日記

夏衍·田漢譯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月初版

廣州離騷出版社

民國十七年三月印刷
民國十七年三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南甯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兒童課餘服務
叢書 第三種 可愛的小圖書館 (全一冊)

△ 定價銀四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張九
周翥
青如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目錄

東戰場敵兵手記

敵兵陣中日記

附錄

士無鬪志的日本

夏衍譯

東戰場敵兵手記

夏衍

以下譯出的，是東戰場敵軍「上海派遣軍松尾部隊村上隊兵士」松永宇八的日記和書信。松永是九州熊本縣人，一個兼營製造業的批發商人，這從一張夾在日記本中的名片就可以知道。

製 造 品 物

實用新案特許
第一七四〇〇五號
京都福知山煉炭所
安全燃燒器裝置
屑鹵整理用捌台

永松宇八

松橋燒各屋
問屋

熊本縣松橋町御領區四三一

他於八月二十九日從故鄉出發，九月十日抵上海，參加羅店方面作戰，日記自出發這一天起，至十月十五日（戰死的那一天吧）止，中間偶有空白，計四十五日；日記俘獲地點，在丹石橋蘇家村，俘獲這日記的，是我軍第八軍××師部隊。

日記大部分是用鉛筆寫的，經過汗水泥濘污漬，有幾處已經不可辨認，除大意可以推想者外，均留空白，以存真實。

譯者，我軍退出南市之日。

八月二十九日 預期的日子終於到了。上午十時出發。那種歡送的情形，倒有點像中學時代歡送壘球選手。陰天，車箱裏面悶得可以，大家用一種好奇的眼睛望着我。

下午一時至熊本。(一行字跡不明)

三十日 身體檢查，十四貫五百。訓話。

三十一日 武器檢查。頒發「支那出征兵心得」(須知)。

九月一日 六時集合，至御比山演習，散兵教練。該死的皮鞋緊得要命，天又熱，腳後跟發腫了，幸喜下午下了雨。晚上，寫了兩封信。

二日 六時三十分到渡鹿練兵場演習。

渡邊(良)說，「上海方面苦戰」，那麼，我們也許是要派遣到上海了。上海的風物，是在畫片上看到過的，賭博鴉片和犯罪的都市嗎？

四日 演習又是演習，訓話又是訓話，反而把「出征」的緊張消失了。

路太壞了，腳上起了泡，我抱怨的時候，內下說：中國的路還要壞呢。那麼算是一種預行的演習吧。

六日 大風。奇妙地想起了家。

街上喊號外，說華北打了勝仗。

七日 集合。想不到會這樣突然。半夜間出發，誰也不知道。

寫信給家裏，和竹內。

八日 上午三時到佐世保海兵團，五時登特務艦「攝津」，出發了！三架飛機在頭上盤旋，送行和担任警戒。

天明的時候又下了一陣雨。船上燈火管制，完全黑暗，水聲和汽笛聲混在一起。船走得很快，有風浪，大約是前天大風的餘波吧，有不少傢伙暈了。

九日 祇見天和海。好好地躺着養一養元氣。

沒事的時候，就會有人講「猥談」，加上我們的目的地，又是上海！

十日 到了。初次聽到了實戰的砲聲。皇國海軍，艦艦（原文假名）百里，威壓了揚子江。飛機遠遠地像蜻蜓似的飛過來，有一點緊張，是友軍的，大家摸出手巾來揮手。

十一時上陸，不知道地名。（支那的地名有點難讀）。氣也透不過來，立刻行軍，午後一時抵錫家宅。第一線就在前面約三里的地方。

戰事相當的劇烈，據說這一方面的是支那中央軍的精銳。善通寺師團的一聯隊在這方面吃了虧。路上大彈穴很多，一顆大樹大約是在根部中了彈，連根地被拔起了。這威力很可觀。

下午三時，敵機三架來襲。××（原文）砲聲頻頻。

至寶山縣川沙鎮，又走了半點鐘，開掘散兵壕。

聽說飲水很缺乏，在戰場上，水筒是寶貝了。

十一日 昨天所到的地點是王家宅。

小屋都燒了，到了支那，不見一個支那人，這倒是奇事。十二時，由王家宅出發，向邱家宅進軍，露營，任十一師團司令部警備隊勤務。前線無異狀。

十二日（空白）

十三日 與大分聯隊交替，任周家村（假名）第一線警備。戰况猛烈，槍砲聲不斷，敵人特有的迫擊砲彈執拗地飛來。入夜，我海軍巨砲怒吼。

在散兵壕中過夜。

十四日 下雨。任步哨。

看見了敵兵的屍體，有幾個還是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呢。裝備很完全，也不帶雨傘。

日間祇有疏落的槍聲，到了晚上，敵人便猛烈地攻擊。這一晚有近百發的砲彈落在步哨線內，十一師團司令部構內落砲五枚，死傷八名。

拂曉戰。敵人猝猛地發着喊聲襲來，反復四次，始將其擊退。我方損傷不少。

，水迫（人名）中了迫擊砲彈，鼻子以下到胸部，炸得不成模樣，有點淒慘。聽說有幾個未逃出的土民被工兵隊槍斃了，其中有一個三歲的孩子。

十五日 雨。後晴。

前幾天有點模稜糊糊，現在才真的真感到處身最前線了，今天本隊死了四個，三個負傷。一點鐘之前還在講笑話，取笑別人的老婆，可是此刻已經像一個泥冬瓜一樣，像什麼貨物一般的被搬走了，說起來，不能不有點悲慘。但是，戰場上，是不該流眼淚的。

十六日 雨。

日間休息，夜間開掘戰壕，敵人在晚上開始逆襲，已經差不多變成日常功課了，十二時半，一顆迫擊砲彈在離開我十尺地方炸裂，有點茫然。

得到了慰問袋，三個人合得一個，香烟，加拉美爾糖，變了爭奪的中心，還有小學生們寫的信，寫「皇軍萬歲」，怪可愛的傢伙們！

今天台灣駐屯部隊上陸。

十七日 曇後雨。

晚上，將好容易掘成的塹壕丟了，黑夜在泥濘中走，也不知道方向。黃浦江方面××砲打得像烟火花筒一樣，倒是壯觀，敵機扭執地來襲，在砲聲中大家埋着頭走，踏着軟軟的東西，就是敵人或者什麼死東西的尸體，不敢仔細去看。

敵機終於飛到自己頭上來，很響，但是不投彈一忽兒就向西飛去了。

十八日 日間很沈靜，把這幾天來太虐待了的身體休息了一下。有人講故事，說加納部隊的吉川部隊，前幾天爲着向××方面增援分渡過一道小河，但是在豪雨和飛蝗一般的敵彈裏面，無論如何渡不過，吉川大尉爲了激勵士氣，親自站在前面，半個身體浸在河裏，指揮部隊渡河，吉川部隊長是以豪快出名的，爲着表示鎮定，嘴裏還含着一支香煙，那知正在這時候一粒彈飛來不偏

不•正•的•從•他•嘴•裏•穿•過•。

滑稽呢還是悲慘？戰場上的故事太多了。記下這一個吧。

晚上敵機大舉來襲，楊樹浦方面爆炸和××砲聲不絕，合着敵機的襲擊，敵步兵也照例的反擊過來。但是友軍的砲將它鎮壓了。（十餘字不明）說（？）今日是滿州事變紀念日，所以敵機特別多，十一時半，兩架很低地飛在我們頭上飛過，低得好像故意欺負我們這一小隊沒有××砲，放了幾排機關槍，上等兵木村犧牲了。

十九日 一早有人來說，昨天在楊樹浦打下了一架敵機，美國製的大型戰鬥機，飛機師死了。

下午一時，向石樓橋（片假名）出發，（師團司令部暫駐石樓橋）

今朝的激戰中，死八人，重傷三人。

二十日 晴。

可戀的陽光啊！

本日無勤務。寫信。想起了……。

聽說明天下總攻擊令。

午後，前進中看見了累累的支那兵的屍體，這幾天來，**寧·猛·地·向·我·們·襲·擊·的·敵·兵·，·竟·是·些·學·生·軍·（·？·）·，·這·話·真·不·知·從·何·說·起·了·，·有·的·在·溝·裡·，·已·經·爛·了·……**老百姓的屍體也不少。

田裡的稻都熟了，沒有人割。綻了的棉花，一點點的散在泥濘裡。

二十一日 雨。入夜晴。

從上午起，我軍飛機大舉爆擊，共在五十架以上。敵我炮擊猛烈。浦東方面有激戰。

二十二日 晴。

午前，班內外掃除，下午六時下士哨，衛兵（六分隊派七名）砲聲頻頻。

二十三日 小雨。

鎮日下土哨。

頒發防疫須知；戰線來了一個更大的敵人，那就是虎列拉，赤痢。××部隊一大隊被隔離了，原因是河水不清潔，身體要緊，身體要緊。

二十四日 屢屢小雨。休息。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掘塹壕，下午休息。

軍郵（軍事郵便）來的時候，總是失望，兩個小傢伙們不知怎樣了？唔還有阿種！

二十六日 陰。

從積水窪裏望了一望自己的影子，覺得好笑起來，這是我嗎？這是我嗎？在一張影片裏看過的囚徒，到有點相像。實在，這也算不得希奇，不是大家都變了猴子了嗎？

前進二哩。

12X14 十八，十三，……（意義不明）

二十七日 晴。

一切道路，橋梁，都被退走的中國兵破壞了，破壞得很徹底，小屋都燒掉了，聽說「江南」是好地方，可是，我們見到的不是落漠得可怕嗎？

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修築道路。小田和戰車隊的一些傢伙們吵鬧起來，想不到他有這樣大的火氣。戰車隊的這些，也太擺架子了。

二十八日 曇天。

虎列拉（？），中隊裏兩個病倒了。有點發慌。

依舊是修道路，——在敵彈集中射擊的裏面。死傷五名。

晚上緊緊地抱着阿種送的千人針。

滿鼻的石炭酸臭味。

十二日 曇天。小雨。

昨天從民家捕獲了一個支那的便衣隊，像個小商人，被猴子般的牽着，大家好奇地看，可是今天有人說，那傢伙拒絕回答，自己咬下舌頭自殺了。也是好漢啊！

下士哨。

三十日 曇天。

又是四個倒下了

十月一日 晴。

好容易晴了，但是雲走得很快，太陽一霎一霎地使人不舒服。九州這時候是一年裏面天氣最好的節季吧。

往羅店。第一砲兵陣地。

分隊六名戰死。